



寻找魏源

——纪念魏源诞辰230周年

徐才华

伟大思想家魏源23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，我拿什么缅怀和祭奠？二稿后我背上黑色背包清晨出发，街边未睡醒的路灯疲惫地照着路面。熙熙攘攘的火车南站，我掩饰不住内心些许急促和不安——想着某个雨下不止的屋檐，想着某个灰白相交的墙面，想着先生无数个失眠的夜晚，想着想着，似乎看到惊涛拍岸，看到思想的光芒和时间的碎片。

我和“朗月照金潭”从隆回出发，来到躲在窄巷子里的梨园门口。扬州，扬州，悠长的巷子一眼望不见尽头，历史的风雨斑驳了门栓和永垂不朽。

从虎踞路拐进龙蟠路的安闲，再走到小巷阿门前清澈的乌龙潭。南京，南京，老宅的左侧已是林立的高楼与人烟，院内的屋子和树木却还如从前。我站在光溜开着新叶的石榴树边，看见门扉紧闭和少许黑色的屋檐。

净慈禅寺肃立在雷峰塔旁，灵隐寺藏在飞来峰景区里面。杭州，杭州，飞来石上是栩栩如生的各路神仙，

膝下流水欢快潺潺，时急时缓。500个青铜铸成的罗汉形态各异，500多年的老樟树树干残存一半。

先生的长眠之地仿佛不在西子湖畔九曜山，郁郁葱葱的叶子几近将墓地遮掩。先生，先生，我知道你长眠于人类的命运里再也听不见。但我看得见白玉上凝望的深邃的双眼。几千公里探寻先生的足迹，是为了一颗伟大灵魂的光艳或者那个时代的失落遗憾。

看着石碑、铜像、青苔，以及老宅门口镀漆的门环，我浮想联翩。看着寺庙的老树朽腐多半却仍在顽强生长，我无比慨叹。

有形生命之水滴入时间的流里，没有了声音和影子。我踏入了不能两次踏入的山和河流，世界只剩下我自己。我似乎听到了深山的呼唤，那座山原本就有个浪漫的名字。我似乎感受到了你的气息。

而如今你归隐于山，思想却激荡了两百年。睁眼的姿势未曾改，深情凝望的依旧在这烟火人间。



王太生

一座烟火袅袅的大城，总有它的A面和B面，剧场与菜场，即是这两个面之所在。剧场与菜场，一个雅，一个俗；一个官方，一个民间。

我到一城市去，喜欢留意那里的剧场和菜场，剧场上演人生百态，而菜场更容易打量一个地方的鲜活生活。

菜场在民间，有烟火味和这个地方最本真的生活气息。它允许一个外来者近距离静静观赏，那里有鸡蹦鸭跳，大呼小叫。

菜场的价格，永远是这个地方最朴素的价格，显示着对一个外来者的公平与实惠。

清晨沾着露水的菜场，是田头清蔬、八方活禽水产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。各式应时果蔬轮番上市，可以知节气，应时节。了解瓜熟蒂落，上市和落市，一个地方的特产和物产，触摸到这个地方的地表热气。

曾经固执地认为，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，必定有一个与你周围并不一样的风情，有一种未曾吃过的蔬菜，未曾嗅过的清香，一种未曾见过的植物。这些只有在菜场才能见到。

在这个世上结识一种植物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去陌生的城市，会一头扎进当地的菜场，去遇从前没有遇到过的蔬菜，就像我去见从前没有遇到过的人——我对这些，心仪已久。

菜场的节奏不疾不徐，张弛有度。人们一边提着篮子踱步，一边不紧不慢地买菜。菜篮子里，能看出一个地方普通人餐桌上的风味菜谱。

菜场有足够的理由，可以成为城市的风情博物馆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神态表情、热气腾腾、方言俚语、家庭主妇和行色匆匆的旅人。

而在我生活的城市，有古代沿袭下来的剧场，那个地方叫“都天行宫”。这样的剧场其实是个戏台，舞台在楼上，演员在楼上唱戏，观众在楼下看戏。观众在楼下看

剧场与菜场

戏，仰着脖子，显得是对艺术世界的一种仰望，而这种仰望是最平民的，平民与艺术的一种亲和。那样的舞台，也许永远不会有名角，也没有美妙绝伦的音响，完全是一种天籁，声音穿透风和叶，窸窣作响。

我小时候经常到人民剧场看电影，那个地方名义叫剧场，可是很少有专业剧团过来演戏，我们只能看电影。最令人兴奋的是看那种宽银幕电影，我在那个剧场里看过《南征北战》，看过《卖花姑娘》。尤其是《南征北战》，我们小时候喜欢看打仗的，连续看了好几场，只是坐在不同的座位上。

那时候，外祖父常自豪地告诉我，他年轻时听梅兰芳唱过戏。梅先生曾经来过小城唱戏，在金城剧场，那是人民剧场之前的

老剧场，后来连人民剧场都拆了，有谁还会想起金城剧场？

我至今也想象不起来金城剧场那个老建筑的模样。

剧场和菜场就像一个人的两个年龄段。

我认识一个地方剧团的青衣，年轻时浓墨重彩站在舞台中央，40岁以后淡出舞台，经常看到她拎着篮子在菜场买菜。

剧场是属于年轻人的，追光灯属于年轻人，中年人在菜场。据说，民国时期海上“头牌交际花”的唐瑛，在经历过声色犬马、裘皮香车的光鲜生活之后，有人看到她衣着朴素，时时提着竹篮，出现在西摩路的小菜场买菜。当绚烂逝去，一切归于平淡，生活回归它的本真。

剧场与菜场，缤纷城市画册上的两页、两件衣裳不同的质地、两种风格不同的口味。

汪曾祺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喜欢逛菜场，“看看生鸡活鸭、鲜鱼水菜，碧绿的黄瓜，通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

一个城市有菜场和剧场，物质和精神的都有了。喜欢在菜场与剧场之间穿梭的人，不会寂寞空虚，有饥饿感。



紫荆花

张贻华 摄

迷失的孩子

周志斌

我是乡村
忤逆的孩子

乡村以懊恼拒我
甚至祖坟，在春天长满野草杂树
不留一条小路

那些不惜退隐石头的先祖

冷冷看我
在雨水中跌跌撞撞，双眼迷离

你有三千日月，你有万丈萋萋
而我，年年归途
却找不到一条路，走向

那些曾照在土砖墙根上
冬日，熟稔的阳光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▲陈斌、刘梦梅遗失女儿陈可馨出生医学证明，证号：P430545440，声明作废。

▲城步祥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一枚，公章编号：43052910002611，声明作废。